

明清徽州的祭祀禮俗與社會生活

——以《祈神奏格》展示的民眾信仰世界為例*

王振忠

明清以還，在「無徽不成鎮」的長江中下游一帶，「徽禮」（徽州禮俗）頗為盛行。不過，有關「徽禮」的具體內涵，以往史籍的記載卻相當模糊。此前，筆者在皖南收集到數百種徽州民間宗教科儀書，個中既有出自書坊的通行刊本，又有輾轉傳抄的民間文書。這批文獻，為研究明清時代徽州禮俗與社會生活，提供了絕佳的史料。其中，刊本《祈神奏格》集中反映了徽州一府六縣民間祭祀的慣例，從中可以折射出徽州民眾的信仰世界和地域社會生活的諸多側面。通過與其他文獻的相互印證，也因此對明清時代「徽禮」在江南各地傳播的脈絡，得以有較為清晰的把握。從中可以發現，本來屬於民間口耳相傳、可能因時因地而異的信仰習俗，在經過《祈神奏格》一類科儀書的文字化過程之後，成為一種成體系的禮儀形式，不僅使得徽州一府六縣的民俗更趨於「一體化」，而且對徽州民俗在江南其他地方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祈神奏格》的作者、年代及其要目

《祈神奏格》，刊本一冊，該書前有序文，曰：

蓋自修禳說著，而俗競以禱從事，即宣尼不諱焉。……舊本類多俚穢，其奚以格於神。本齋刪訂增改不類諸刻，庶為有祥者之一助云。買者鑒諸。

顯然，這是當時徽州某個「齋」（當即書坊）根據民間的各種舊本刪訂增改而成。明清時代，徽州民間有着紛繁複雜的儺壇祭儀，故《祈神奏格》序文稱「舊本類多俚穢」。但如果我們將「刪訂增改」而成的《祈神奏格》與民間沿用的科儀秘笈比照而觀，便不難看出——形形色色的神靈，強烈的驅崇納吉之色彩，乃至於祈禱中的遣詞造句，其一脈相承之處隨處可見。關於該書的作者或編者，書中題作：

* 本項研究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01-2004）資助，特此致謝！

大宗伯 新安 篁墩 程敏政 原編；
海昌 近修 朱一是 鑒定；
受業 幼植 戴天培
練江 彤有 戴煒
亮庵 黃元弼 較梓；
孟兼 戴啓達 重刊。

程敏政爲徽州府休寧縣人，字克勤。成化二年（1466）進士，弘治中官至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是明代著名的學者，以學問該博聞名於世。他著有《新安文獻志》、《明文衡》和《篁墩集》等，並曾修過《新安程氏統宗世譜》二十卷兩種，纂修過弘治《休寧志》三十八卷（今存三十二卷）。

海昌即海寧，朱一是的身份不得而知，但海寧一帶與徽州歷來有着密切的關係，許多徽州人遷居此地從商務工。¹練江原爲新安江北條主要支流，發源於黃山南麓及績溪、歙縣的豐樂、富資、布射、揚之四河，在歙縣太平橋上游相會，始稱練江。故而《祈神奏格》落款處的「練江」，顯然是歙縣的代稱。由此可知，參與《祈神奏格》編纂及校訂者，其基本上都是徽州人。

管見所及，除了筆者手頭的此冊清刊本外，上海圖書館古籍部也藏有一部明刻本。後者序文已佚，裝幀則分爲「禮樂」、「射御」和「書數」三冊。「禮樂」卷爲殘本，從「朔望獻佛飯」開始。明刻本字體頗爲流麗圓潤，相形之下，筆者手頭的清刊本則顯得有點粗糙。通過比勘，筆者發現，兩種版本大同小異，文字互有優劣，但從總體上看，清刊本文字較明刻本有更多的修飾。此處，僅將兩種版本的《祈神奏格》目錄對比如下：

卷帙	拙藏《祈神奏格》篇目	上海圖書館明刻本內容及文字之異同
禮卷	元旦拜天地；元旦接 ^{門祭土地} ；元旦出行；元旦拜香火；元旦安 ^{門祭土地} ；元宵放燭；朔望獻佛飯；開館請聖賢 ^a ；春祈祭社；秋報祭社；解館謝聖賢；臘月廿四祭灶 ^b ；除夜謝天地；除夜謝香火；除夜送 ^{門祭土地} ；除夜謝猖神；除夜謝土神（通用）；除夜謝眾神；除夜謝 ^{後欄土地} ；除夜謝井神；除夜謝確神；除夜謝倉神；卜灶聽兆。	a「開館」作「開學」； b「廿」作「念」。

1 參見王振忠，〈一份由僑寓徽商創辦的報紙——浙江旅浙硤石同鄉會與《徽僑月刊》〉，2000年8月安徽合肥「國際徽學研討會」論文。後刪削發表於《福建論壇》，2001年，第二期。

樂卷	請城隍大帝；請越國汪帝；請五顯大帝；請關大帝^a；請文昌帝君；請東平真君^b；請張仙真君^c；請千金夫人；請地藏王；請周宣靈王；請太子；請史、卞、周侯王^d；請程忠壯公^e；請九相公；請^杜高二副帥^f；請^程伍二元帥；請^幾元將軍；請楊三舍人（並各廟舍人）^g；請趙玄壇^h；請五猖神王ⁱ；尋常請安灶^j；請社公；請土地；請土神^k；請眾神；請豬欄土地；宰豬獻神；請海都；請大聖。	a作「請協天關大帝」； b作「請真君」； c作「請張仙」； d作「請史、卞、周三侯王」； e作「請忠壯公」； f作「請高、杜二元帥」； g作「附眾舍人」； h作「請玄壇」； i作「請猖神」； j作「請灶（尋常用）」； k後多「通用」字樣。
射卷	求嗣請神燭；求嗣安神燭^a；^b；春福迎神會^c；搬演戲文^d；塑望請籙神^e；齋戒請觀音；齋戒請三官；^{齊戒}請上帝；^f；生日拜香火；催生請神；生子請神；^g冠禮拜香火；^h婚禮拜香火；^{士赴試}請紫微ⁱ；啟香火移居。^j	a作「安神燭」； b此處多一「接三姑」； c作「請春福迎神做會」； d作「搬戲請神」； e作「先籙神後塔神」； f此處多一「生日拜天地」； g此處多一「冠禮拜天地」； h此處多一「婚禮拜天地」； i作「秀士赴試請紫微帝君」； j此處多出「雲岩疏式」、「佛道疏式」。
御卷	開鋪請土地^a；醫士請神；酒家請神；合夥表心；利家請神；利家請香火；江湖請神；榮回謝神^b；^{朱從書}朔望請神；禁山請神；請塘神^c；田家安禾苗；祈雨保禾苗；拼^{樹木}請神；^{造作興工}請神；許神福文；還神福文；種痘解厭^d；動土安土神；解白虎；請五路；附度孤。	a作「請鋪土地」； b作「營回謝神」； c作「請塘福」； d作「解厭」、「解神煞」、「解土煞」。
書卷	元旦拜祖先；新正送祖先；新正拜墳；四仲月祀祖先；掃墓請山神；清明掃墓；清明祀祖先；中元祀祖先；做年祀祖先；^{高曾}忌日祀（祖）先^a；^{考妣}忌日祀（祖）先；每常祀祖先；生日祀祖先；生子祀祖先；冠禮拜祖先；婚禮拜祖先^b；嫁女辭祖先；臘月^{廿四}接祖先；除夜祀祖先；啟先同赴^往（回家仿此）；抵^舊安家先；^{官署}祀家先^c；婿掛岳^{父母}墳；新娶拜墳。	a作「妣忌日祀祖先」； b此處多一「婚禮祀祖先」； c「客旅」作「客邸」。

數卷	逢七 聖旦 請亡者；幸墳請山神；幸墳請亡者；薦亡者歸家廟；祔幼亡上堂；洪武頒降四仲祭祖祝板式；家禮掃墓 祭神祝板 式；家禮掃墓祭祖祝板式；祭山神祝板式；祭祖祝板式；行祭禮唱班；祀後土唱班；點神主唱班；救苦號 受禱拜廟引用 ；附空格 聽墳祖先尊諱 。	
----	--	--

清刊本的「數卷」僅至《洪武頒降四仲祭祖祝板式》，以下殘。明刻本中屢有「大明國」或「皇明」的字樣，這在清刊本中，或改作「某年月」，或改作「大清國」。這或許說明——歲月的流逝與朝代的更迭，都沒能改變民俗文化傳承的慣性。²

二、《祈神奏格》的徽州地域色彩

在《祈神奏格》中出場的諸神五花八門，其中的一些具有明顯的徽州地域特徵，茲列舉如下：

篇目	神庥	祈願
《除夜謝猖神》	古城、芝山二殿五福大猖神王、一位風猖神王、二位強猖神王、三位毛猖神王、四位野猖神王、五位傷猖神王、座下黑虎大神、三洞猖兵、八員猛將、持弓拽彈、捉縛枷拷、飛鷹走犬、嬉鬧子弟、遊獵等眾、徽府專掌咒咀判官、二十四員和合喜神、猖中合祀，一切神祇	今夕年終，否從臘去；明朝歲首，泰望春來。人丁盛於新歲，財利倍於今年。四時八節，常蒙默相之恩；春夏秋冬，多沐寵光之庇。垂擁一家，數恩終歲。
《請五顯大帝（即五聖）》	通天都府五顯靈官大帝、華光藏菩薩妙吉祥如來、座下胡靖一總管、打供高、黃、王三太保	星源鞏固，廳東井之聚星；壽址益堅，比南山之同壽。四時無災，八節有慶。求名取朱紫如拾芥，覓利積黃白而滿贏。烽寇潛消，災非盡斥。

2 筆者手頭的《迎神簿》（抄本複印件）從第二頁開始，分別是〈請祖先〉、〈元旦開大門〉、〈元旦接天地〉、〈除夕辭土地〉、〈元旦接灶司〉、〈廿三夜送灶司〉、〈請五路〉、〈回盤轉案〉和〈迎接新春〉諸條。上述每條都抄寫了兩至三次，除了一些字體不同外，內容則幾乎完全一致。以〈迎接新春〉條的兩次記載為例，第一次記載開頭這樣寫道：「維皇清光緒某年歲次某月吉日良辰，弟子方某△……。」而第二次記載則作：「維皇清民國某年歲次某月吉日良辰，弟子方某某……。」「△」即

《請越國汪公》	敕封英烈越國汪公大帝、聖嗣九位相公、部下將帥吏兵隨行侍從，一切威靈	俾佑人康物阜，祈扶業大財豐。琴瑟調和，芝蘭茂盛，壽同松柏，福比滄溟，家道勝常，利名發達。
《請忠壯公》	忠烈顯順靈惠善應王忠壯程相公、神武威靈程世子、參隨侍從，一切神眾	俾合家而康泰，致百事以亨通。經營生殖，一錢變作萬錢；布種成收，一子收成萬子。讀書名登虎榜，求嗣早獲麟祥。產業興隆，財源茂盛，火盜雙消，災非並息。
《請九相公》	敕封雲山崇福衍正尚相公、部下侍從、參隨神眾	庇佑人康物阜，祈扶業大財豐。琴瑟調和，芝蘭茂盛，壽同松柏，福比滄溟。四時無災咎之非，八節有泰來之慶。老安少懷，無疆納福；行商坐賈，有道生財。耕則豐稔，讀則名登。
《請大聖》	（某）大聖、侍從威靈	庇佑四時迪吉，匡扶八節康寧。琴瑟同偕，芝蘭並茂。幼無關煞之侵，長有安康之慶。門庭清泰，事業維新，財帛興隆，田疇廣進。雞彘牛羊，日滋蕃盛；池魚稼穡，歲獲豐盈。
《請高、杜二元帥》	岳府雄文統兵大將 紫雲 元帥、 南開西廂 座下朱吳二檢查、殿上文班、殿下武列、隨行侍從、一切部眾	家居清吉，人眷平安。夫婦齊眉偕白髮，兒孫繞膝舞斑衣。五福駢臻於命宇，千祥咸納於家庭。人財兩旺，福壽倍增。求名如拾草芥，覓利可並丘陵。火盜無驚，公私有慶。

1、五猖、五顯、五聖

五猖是徽州重要的民間信仰之一。清乾隆《歙縣志》曰：「歲杪召道士舞蹈娛神，排設五福衣甲，曰『尅猖』，亦季冬儺意也。」³嘉慶《黟縣志》，卷三，〈地理志·風俗〉：「祈禳者先期聚人伐金鼓，吹哨作怪誕聲，舞械器，驅索於市，名曰『請猖』。」⁴同治《黟縣三志》，卷三，〈地理志二·風俗〉：「祈禳

「某」，這在《迎神簿》中曾多次出現。由於抄寫者文化程度不高，不了解「皇清」是甚麼意思，故雖然是朝代變了，卻只是將「光緒」改作「民國」，其他的卻一仍其舊（又，儘管民國已沒有「江南徽州府」了，但民間科儀卻仍然沿用清代的行政建制），祭儀自然也是依然如故。這一例子，倒意外地說明了歲時民俗的源遠流長及其傳承惰性。

3 張佩芳修，劉大樞纂，《歙縣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頁128。

4 吳甸華修，程汝翼、俞正燮纂，《黟縣志》，嘉慶十七年（1812）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240。

請猖，出會演鬼，前志已載示禁，今仍未盡革除。」⁵在徽州鄉村的社屋中，也立有五猖堂。《黟縣三志》，卷末，〈補遺〉載有胡朝賀的《西川社廟群神考》一文：

……五福俗稱五猖，遍檢各書，曰五顯、五聖、五道、五路、五通，無所謂五福、五猖者。……要之，聖者尊之之詞，通、顯、道、路，其義略同，實一神也。竊謂社土神主居者，道路之神主行者也。……今並祀於社，亦以類相從耳……。

由此可見，「五福（猖）堂」為「為壯遊四方者而設」。休寧海陽鎮有「五猖廟」和「五猖堂」，農曆五月初一，是海陽鎮五猖神會日。據李太《海陽五猖廟會雜記》記載：

五猖廟在東門嶺右側，……正殿神龕內奉供五位猖神塑像，手執兵器，神態粗獷，威鳳（風）凜凜。……對面的五猖堂規模雖較小些，但神堂以東不遠處有一座露天草戲臺，規模宏偉，鎮民常藉神祭邀戲班在此做大戲。……⁶

徽州民間有「五福會」，⁷目連戲中有起猖、送大神喜包等情節。⁸民國二十年（1931）歙南的一位小學生，作有〈記我村開光事略〉：

……前次開光在民國八年，曾幾何時，又十年矣，又至今次開光矣。今次開光之日子，即十月十二日也。是日，我村之人至虎霸廟接五猖。第一，開路先鋒者一人；第二，開鑼者四人；第三，放銃者約

5 謝永泰、程鴻詔等纂，《黟縣三志》，同治九年（1870）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頁22。

6 《徽學通訊》，第5、6期。

7 《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卷14，頁193，《光緒十一年祁門胡廷卿立〈收支總登〉》；卷15，頁76，頁256，《光緒十四年祁門胡廷卿立〈收支總登〉》；卷16，頁305，《光緒二十四年祁門胡廷卿立〈收支總登〉》。

8 《汪氏六社恭迎觀音搬演目蓮神戲帳簿》，安徽省檔案館收藏。

一百三十餘人；第四，放火爆者約一百四十餘人；第五，打鑼鼓者約五十餘人；第六，抬飾器者約廿四人；第七，抬蜈蚣幡者約三十二人；第八，搖官叉者二十五人；第九，牛星丫約二十人；第十，抬菩薩者約二十五人。同時之接五猖者，共達六百人之眾。轟轟烈烈，真盛舉也！路線經過武陽、江村，而至我村。是時，老壯丁男均至其地而歡迎之。……十三日開廟門而遊行，亦同呼猖一樣鬧熱也。不過在倫俗堂坦下馬，臺上開戲而後，戲作完，遂送菩薩至廟矣……⁹

可見，在開光、呼猖¹⁰等場合，五猖均是主角。

2、越國汪公¹¹

「越國汪公」即汪華，是徽州最負盛名的地方神，民間稱為「汪公」或「汪王」，百姓奉祀極虔。據說，明太祖下徽州，卜兆於古城山汪公廟，獲第一籤。及得天下，命有司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開銷錢糧。¹² 嘉靖《徽州府志》，卷一，〈風俗志〉記載：

三月二十八日，歙、休之民輿汪越國之像而遊，云以誕日為上壽，設俳優狄鞮，胡舞假面之戲，飛織重髯，偏諸革鞞，儀衛前導，旗旄成行，震于鄉井，以為奇雋。

康熙《徽州府志》照抄了上述的記載，只是加了一個註解：「歙各鄉及休之隆阜最盛。」¹³ 以歙縣江村為例，《橙陽散志》，卷七，〈風俗志·遊神〉曰：

9 《練習作文法》，抄本一冊，作者為民國二十年歙南治河文治小學校學生凌成錦。王振忠收藏。

10 晚清樸學大師俞樾作有《呼猖詩（紀徽俗）》，參見王振忠，〈樸學大師俞樾眼中的徽州風俗〉，待刊稿。

11 關於「越國汪公」，鄭力民根據田野考察所獲，著有〈徽州社屋的諸側面——以歙南孝女會田野個案為例〉，載臺灣漢學研究中心編，《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臺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5）。本文此處則主要利用方志及文書史料，勾稽民間的汪公信仰。

12 徐卓輯，《休寧碎事》，嘉慶十五年（1810）海堂書巢刻本，卷3，頁14上。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藏。

13 丁廷樞修，趙吉士纂，《徽州府志》，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2，〈輿地下·風俗〉，頁445-446。

「正月十五日奉社稷神出遊，以汪越國副之。」¹⁴在「燈事」中，有汪公燭。¹⁵顧名思義，也就是獻給汪公大帝的火燭。康熙年間方士？的《新安竹枝詞》有：「油茶花殘麥穗長，家家浸種辦栽秧。社公會後汪公會，又備龍舟送大王。」¹⁶在頻繁的民間社會中，汪公也是重要的角色。

在績溪，每年二月十五日，「登源十二社挨年輪祀越國公，張燈演劇，陳設畢備，羅四方珍饈，聚集祭筵，謂之『賽花朝』。其素封之家，賓朋滿座，有主人素未謀面者」。¹⁷花朝相傳為百花生日，而登源則是汪華的故鄉。

在黟縣，「俗多聯會賽神，汪公華、張公巡、許公遠，昔以防禦，有功德於民」。¹⁸

在祁門，「（正月）十八日，祀越國汪公，有演劇者」。¹⁹對此，安徽省圖書館古籍部所藏《清乾隆三十八年祁門縣狀紙》有告黃文喬、黃文遂：

緣身村每年汪公神願，正月十八早晨擡豬往獻，迎神入祠，再行鋪設祭拜，自祖迄今，相沿無異。今正十八早，身邊祖例，著庄吳光女等擡豬一隻，計重六十多斤，正到神廟……。

據此可知，正月十八祁門汪公神願，民間要宰豬祭獻。²⁰

3、九相公

九相公據稱是汪越國公的第九子，歙縣有相公潭（或稱九相公潭）。²¹民國年間歙南一位小學生曾作〈七月十一日作福記〉：

14 江登雲纂，《橙陽散志》，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647。

15 《橙陽散志》，卷7，〈風俗志·燈事〉，頁646。

16 方士？，《新安竹枝詞》，轉引自張海鵬、王廷元主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合肥：黃山書社，1985），頁21。

17 清愷等修，席存泰等纂，《績溪縣志》，嘉慶十五年（1810）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1，〈輿地志·風俗〉，頁37。

18 嘉慶《黟縣志》，卷三，〈地理·風俗〉，頁237。

19 周溶修，汪韻珊纂，《祁門縣志》，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5，〈輿地志五〉，頁239。

20 對此，《祈神奏格》中另有〈宰豬獻謝〉。

21 許承堯《西干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卷6，頁71。該書序於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十一日，乃我村作福之日也。是舉之由來久矣，世代相沿，遂成舊例。故吾村每年至七月中旬，一般首事人等，必收人丁眾，每人出鈔八枚，可收洋約二十餘元，以爲作福之用。是日下午，吾校停課，村中父老亦停工，共行遊山保熟焉。當遊山時，有打戰鼓者，有打銅鑼者，有打大鈸者，有打小鈸者，有打小鑼者，有放火爆者，有挖菩薩者，有擡汪九相公者，有挖大旗者。……大旗共眾用之，小旗戶家用之。蓋因戶家以旗鏐於山中，以表保熟之意耳。四管遊畢，乃回壇而醮，此作福之實情也……。²²

1998年8月我在歙縣考察期間，一位古董商販曾向我展示了數件舊時迎神賽會所用的「盔袍」²³。其中的一件戲袍衣裏用毛筆寫有以下文字：

烏石東管大社
九相公菩薩神袍壹件
同治十年歲次辛未陽春月 吉旦
歙縣通德鄉長春里東烏石
管居住延生信仕弟子范和樂堂敬獻

這是姓范的家族（「和樂堂」應是一個祠堂的名稱）奉獻的一件盔袍。同時收集到的一冊《對聯詩》中，有諸多「九相公更衣聯匾」。²⁴這些，都反映了徽州民間對九相公的信仰。

4、程忠壯公

程忠壯公即南朝海寧縣篁墩（今歙縣篁墩）人程靈洗。徽州方志記載有一個民間傳說，相公湖，一名黃墩（黃墩即篁墩）湖，湖有蟹，常與呂湖蟹鬥，程靈

22 凌成錦，《練習作文法》。另，該書中的另一篇〈三月廿五洽河歡迎觀音大士記〉中，亦提及「接菩薩」中的擡汪九相公。

23 《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18，《民國休寧敬勝會收支總登帳》之十一，頁421，宣統元年（1909年）三月所立中，就有「盔袍」一項。

24 「瑞靄遙天一派笙歌迎聖貌，吹呼震地萬民鼓舞慶端莊」、「玉質更新聊藉霓裳是慶，金容煥彩還期豐裕升平」、「運行不息，欽神啓運」、「一年叨夏庇，幾闕答神庥」、「萬民瞻色相，田野感威靈」、「神光耀日彩，仙樂奏雲璈」、「驅邪轉正民安堵，集福迎祥歲自豐」。

洗善射，夢人告曰：「吾爲呂湖蜃厄，君若助吾，必得後報。束自（白）練者我也。」明日，靈洗正中黑蜃，後一日，道士指墓地，葬其母，即梁將軍忠壯公，故名。²⁵倪偉人《新安竹枝詞》有「逢人問說程朱里，好向篁墩訪舊廬；洗馬池頭春漲滿，射蛟湖上午晴初。」²⁶說的便是此事。筆者手頭有《重修篁墩社邊忠壯公古墓續集》一冊，²⁷也是與此相關的史料。在程氏宗族文獻中，相關的史料就更多了。如《善和鄉志》，卷一，〈祖德〉：

程之居江南也，皆祖陳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忠壯居徽之休甯，梁陳間，江南之亂也，有捍州里之功，徽人義而祀焉，歷代因之，宋號其廟曰「世忠」，元累封「忠烈王」，本朝春秋遣郡守二，以牲幣從事，歲時子孫相率會拜祠下。祠去陳蓋千餘年矣，而無有毀焉，澤之及人者深，裕後者遠也。²⁸

該書另收錄有《歙黃墩程忠壯公廟碑》和《世忠廟迎送賽神曲》等諸多文獻。程敏政也作有《世忠行祠記》：「世忠行祠率□程氏所建，奉忠壯公及晉新安太守府君元譚、始遷祖宣議府君。月正元日，奉三祖之像於堂，奠獻成禮，長幼序拜，飲福而罷。又以元夕前二日，爲忠壯生辰，制花燈娛神，凡五日，族人不下六千，處者多良士，歸者多貞媛，不以富貴爲豐嗇，而以禮義爲盛衰。」²⁹

汪、程二姓，爲徽州最大的兩個姓氏。「邑中各姓，以程、汪爲最古，族亦最繁，忠壯、越國之遺澤長矣」。³⁰《新安大族志》首列程氏，康熙年間，程氏編有《程氏人物志》計四冊，³¹其卷一有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等地「各派居里」，從中可以看出，在徽州一府六縣及全國各地，程氏有着廣

25 廖騰煒修，汪晉徵等纂，《休寧縣志》，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1，〈方輿·山川〉，頁234。

26 歐陽發、洪鋼編，《安徽竹枝詞》（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53。

27 題作「新安諸派裔孫公輯較梓」，雍正年間刻本。

28 程文翰編，《善和鄉志》，光緒七年（1881）抄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342。

29 馬步蟾、夏鑾纂，《徽州府志》，道光七年（1827）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二之五，〈輿地志·風俗〉，頁165。

30 石國柱、許承堯纂，《歙縣志》，民國二十六年（1937）鉛印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1，〈風土〉，頁156。

31 延慶堂藏板，計四冊，王振忠收藏。

泛的分佈。《光緒十八年績邑登源唐金山汪氏遷祖司馬墓暨戴國公墓盜葬案各族輸費收支清帳》，參與捐輸的汪氏，計有歙縣城廂、歙縣東鄉、歙縣南鄉、歙縣西鄉、歙縣北鄉、休寧縣、婺源縣、黟縣、祁門縣、績溪縣、涇旌太三縣、淳安縣、餘姚縣和全椒縣等180餘派。³² 乾隆《歙縣志》，卷一，〈輿地志·風土〉記載：「元宵並前後二日爲燈節，鄉落遊燭龍於社，爲汪越國壽。亦有燃蠟百斤爲鉅燭，以奉程忠壯公者，以二公皆正月誕云。」³³ 方志中對於汪越國和程忠壯的格外推崇，即與此種背景有關。

5、大聖

清初趙吉士的《寄園寄所寄》記載：「邑多鑿石爲大聖像立祠，寬廣不過二尺許，田神也。南鄉有大聖祠，已毀。」³⁴ 徽州當地的求雨習俗，即與大聖有關。據歙縣鮑鴻所編的《龍山楹聯彙稿》記載：「窟彙山下泉味甘而清澈，上有廟，祀孫悟空石像也。歲旱，則扛之暴烈日中以祈雨。適逢其會，則以爲靈應，蓋農家之習慣云。」當時有聯曰：「幾人能作及時雨，此老善翻觔斗雲。」³⁵ 可見，大聖是專司風雨、保護豐收的神祇。一旦旱魃肆虐，農民就將「大聖」石像背出廟外，放在村口或田畝曝曬，直到天雨爲止。俗稱曬「西瓜癩痢」（菩薩名）。³⁶

6、杜、高副帥

康熙《休寧志》，卷二，〈建置·壇祠〉：「西關社祠，在西街，祀杜副帥；南關社祠，在南街，祀高副帥。二副帥，相傳爲唐杜黃裳、高崇文。按廟記，二神原屬東嶽。宋時邑人災患禱焉，會大疫，各祀於社，疫遂已。因爲廟主

32 題作「司總歙邑竭田族具」，1冊。《汪氏登原藏稿》（光緒丙申秋月仿聚珍板印於東作門敦敘祠），4冊，也有類似的記錄（見《汪司馬墓案稿》，〈光緒十八年盜葬案〉，頁48下-59上）。另可參考《越國汪公祠墓續刊》（民國十七年），以上三種刻本均爲王振忠收藏。

33 乾隆《歙縣志》，卷一，〈輿地志·風土〉，頁129。

34 《寄園寄所寄》（刊本，王振忠收藏），卷11，〈泛葉寄·雜記〉引《嘯虹筆記》，頁39下。

35 《龍山楹聯彙稿》，卷1，《大聖窟廟聯》，頁24上。藏歙縣檔案館，筆者手頭亦有一抄本，文字略有不同。

36 季家宏主編，《黃山旅遊文化大辭典》（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4），頁522，〈曬大聖〉條。

歲三月周遊，祀特盛。」³⁷

從上述對徽州諸神履歷的勾稽中可以看出，《祈神奏格》顯然帶有深厚的徽州地域色彩。³⁸

三、《祈神奏格》所見徽州的社會生活與祭祀禮儀

《祈神奏格》中的宗教科儀，以驅瘟逐疫、求豐納吉爲主旨，內容相當豐富多樣，對於研究明清徽州的鄉土生活，頗有助益。

在有關歲時方面，《祈神奏格》中有〈元旦拜天地〉、〈元旦接門丞土地〉、〈元旦拜香火〉、〈安門丞土地〉、〈元宵放燭〉、〈朔望獻佛飯〉、〈春祈祭社〉、〈秋報祭社〉、〈請春福迎神做會〉、〈朔望請籙神〉、〈齋戒請觀音〉、〈齋戒請三官〉、〈齋戒生日請上帝〉、〈元旦拜祖先〉、〈新正送祖先〉、〈新正拜墳〉、〈四仲月祀祖先〉、〈掃墓請山神〉、〈清明掃墓〉、〈清明祀祖先〉、〈中元祀祖先〉、〈做年祀祖先〉、〈高曾祖、妣忌日祀祖先〉、〈考妣忌日祀（祖）先〉、〈每常祀祖先〉、〈臘月念四接祖先〉、〈除夜祀祖先〉、〈臘月念四祭灶〉、〈除夜謝天地〉、〈除夜謝香火〉、〈除夜送門丞土地〉、〈除夜謝猖神〉、〈除夜請土神通用〉、〈除夜謝眾神〉、〈除夜謝豬欄土地〉、〈除夜謝井神〉、〈除夜謝碓神〉和〈除夜謝倉神〉等。其中，如〈元旦出行〉：

伏以三陽交泰，萬象回春，先拜天地以及神祇，次出門庭而履道路。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通家眷等，茲惟（某）年，龍集（某）太歲，正月元旦，履端之節，謹卜良時，叨領長幼，秉燭拈香，出禮門，由義路，於（某）方之吉，特備利市金錢，謹對長空拋獻，預先告聞於天地神祇，三光主照，方隅吉曜，里域真官，陽間祀典一切神慈，仰望遙臨，俯垂聰聽。言念某等，叨逢盛世，幸際明時，喜逢新歲之初，福慶履端之會，卜良時以迎祥，叩神天而降福。伏願天開黃道，地辟坦途，素履往皆無咎，出門交即有功。一出一入，俾人事之清和；或往或來，求天時之順利。春夏秋冬，享安咸之慶；東西南北，逢貴顯之人。求名高登乎雲路，營利順達於亨衢。縱吾意之所

37 康熙《休寧志》，卷二，〈建置・壇祠〉，頁290。

38 《祈神奏格》樂卷〈請眾神〉中，有「伏以十廟威靈，載新安之祀典」的字樣。書中時常提及的「陽間祀典十廟眾神」，也是徽州民間文書中時常提及的。

爲，任攸往之皆利。凡干啓迪，永拜生成。下有金錢寶券，用伸燎貢；上有利市高拋，神天洞鑒。

有時，口中還會念：「天無忌，地無忌，陰陽無忌，百無禁忌，利市拋揚，萬事大吉」等吉語。徽州民間的習俗，元旦吉日開門燃放爆竹，迎接喜神，用綠紙、紅紙裁成方寸，拋撒在地，謂之「利市」，紙名「行方」。³⁹在歙縣沙溪，正月元旦，每戶人各執燈籠，至水月鏡皇富大社、呂仙宮等處禮神祇，謂之「出行」。人們認爲：「新歲出行，關係一年吉兆。」⁴⁰

在歲時民俗中，迎神賽會是重要的內容之一。如婺源「俗重社祭，里團結爲會，社之日，擊鼓迎神，祭而舞以樂之，祭必頒肉群飲，語曰：「社鼓鳴，春草生」。「至秋祭亦如之。閭里之歡，此爲近古」。⁴¹《祈神奏格》中有〈春祈祭社〉，人們「謹備清酌和羹鼎肉，花幡之儀」，向「（某）大社社稷明公尊神、社母聖宮夫人、社子社孫聖眾、掌管人倫罪福神君、五穀苗稼龍神、收攝蝗蟲使者、五方社令、一切神祇」祈禱，希望神靈庇佑，「螟蝗無侵害之危，雨暘有時若之慶。五穀熟而人民育，共樂堯歌；百室盈而父子康，載揚周頌。入則孝，出則弟，克綿後裔；富而貴，福而壽，永享無疆。有子才能跨灶，未子早賜添丁。讀書三元連捷，求財百倍全收。牲財旺相，產業興隆。凡居士農商賈之間，均享福壽康寧之慶」。除了春祈之外，還有〈秋報祭社〉、〈請春福迎神做會〉等。

與迎神賽會相伴而生的是上演戲劇。「徽俗最喜搭台唱戲」，據《休寧孚潭志·歲時》記載：當地二月間挑選日期演戲，先前的慣例是上演昆腔三台、弋陽腔四台。到康熙時期，則要看首家的經濟能力來決定。演戲的日期，有時也遲至三月才演，但不能超過清明。⁴²迄今，徽州各地留存的明清戲臺，以及眾多的戲曲抄本，⁴³均是當年戲劇演出興盛的佐證。徽州文書抄本《簡要抵式》⁴⁴中有《戲關》，就反映了民間演戲的慣例：

39 劉汝驥，《陶甓公牘》，卷12，〈法制科·績溪風俗之習慣〉，見《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7），第10冊，頁619。

40 凌應秋纂，《沙溪集略》（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卷2，〈歲時〉，頁640。

41 康熙《婺源縣志》，卷2，〈疆域風俗〉，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本，頁232-233。

42 許顯祖纂，《休寧孚潭志》，卷3，〈歲時〉，頁286。該書序於清雍正元年（1723）。

43 筆者收藏有徽州民間戲本數百冊。

44 《簡要抵式》2冊，王振忠收藏。

立包戲人△，今包到△堂演戲乙台，△貴班排演。議定戲金若干正。其有牽頭箱後一應在內，其火食每台若干。其中台照依舊規，其戲的約△月日演舞。如或了（潦）草，聽憑扣除戲金；或有過期，聽身扣押無異。恐口無憑，立此式關爲用。

另外，徽州文書抄本——翰氏筆抄的《聯句集記》中，也有《戲關》：

立戲關人△△司事△△等，緣因舍間舊例，每逢閏歲，恭迎大士，演劇酬神。今請到△△貴班，定于本年△月△日至舍，△日正期已刻開演，風雨不得延誤。議定三日三夜，共演戲△本，戲金洋共計△拾元正。其戲演畢付清，決不拖欠。其餘雜費，照依舊帳開銷，毫無增減。其箱腳約以△拾里爲限，不得再遠。倘有翻覆違期，定當理論。恐口無憑，立此戲關爲據。

- 一議正期八仙迎接觀音；
- 一議棹圍椅披班上自擺；
- 一議每本大開台（聽點）；
- 一議正腳色個個到齊；
- 一議箱腳約△里爲度，或遠或近，兩無相補；
- 一議台內火燭、臉紙、臉油班上自備。

光緒△年△月△日立戲關人汪△△

內扞

外扞

中見

代書

上述的戲關，爲光緒年間歙縣南鄉汪氏聘請戲班時所立。文中的「△△」字樣，是爲了簡便而略寫。而徽州文書抄本《稱呼一則小引》中，也有《催帖演戲請酒帖》。這些，都是徽州民間頻繁的戲劇演出之慣例。而在搬演戲劇中，首先必須請神。《祈神奏格》中就有〈搬戲請神〉的科儀：

伏以春歸桂苑，生意盎無限風光；樂演梨園，和氣動許多景色。對良宵而聯志，祈聖澤以衍祥。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某）眾信人

等，涓今（某）年（某）月（某）夜，謹備牲醴福筵，列在戲臺，特伸拜請。

接下去的內容，要看搬演戲劇的主人所求為何了。如果是爲了火燭，就請天地虛空過往神祇、主火高宗孝文皇帝、陽間祀典十廟眾神、五福大猖神王、本境土地里域真君、戲家子弟和合喜神、各門侍奉長生香火道釋聖賢等；倘若是爲了求嗣，那麼就請九天掌生賜福廣仁惠濟張仙衍慶真君、東嶽聖母千金夫人和九天送子高元帥；如果是爲了求名，那麼就請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左右桂祿二籍仙官、白驢大將和五福大猖神王；倘若是還願，則聽許某神。並請：

一切威靈，仰望降臨，鑒觀凡演，言念某眾信人等，叨生塵世，多沐洪恩，於日拜干大造，所伸情旨，不爲別緣，蓋爲（某）事……

此處也是根據求禳的內容而定。如果是因爲火燭，則曰：「鄰里連居，慮防火燭，眾信誠心，共演梨園，俾佑一方清吉，四季平安，絕去火殃而滅迹，斥退賊盜以無驚。」如果是爲了求嗣，那就得說：「親人（某）室人（某）氏，年屆幾旬，嗣艱一脈，謹卜吉日良夜，用伸搬演梨園，祈求熊羆入夢，早叶麟趾呈祥。」如果是爲了求名，則說：「親人（某）脈繼書香，志圖簪紱，今遇考期，預先求懇，仰冀聖慈，俯從士望，朱衣點頭，青眼閱卷，文章中選，科第聯登，特演梨園，用伸祈悃。」如果是爲了還願，那麼得說：「某人於某時，爲某事，告訴戲文，專祈保佑，今獲平安，自從款許，向未酬還，今選良夜，搬演叩謝。」再接下去的祈禱則曰：

伏以笙歌護發，緣人喜以洽神歡；鼓舞盡神，迹古人而求新慶。特設肴筵，聊伸菲敬，有酒在樽，滿斟三奠。

伏願天鑒在茲，聖聰伊邇，今古同符，神人共悅。伏望

（火燭）火星遠遁，俾回祿以消殃；吉曜降臨，冀禎祥而疊至。

（求嗣）光騰卯宿，降天上之麒麟；夢應長庚，產人間之鸞鴛。

（求名）秋日棘闈，首掇蟾宮之桂；春風杏苑，先傳鳳陞之臚。

（還願）彩筆生春，仙官掌執，勾消原「許」之名，注上今「還」之字。

仍望保扶家門清吉，人口平安，應事稱心，諸般遂意，火盜雙消，公私兩利。凡干動止，悉仗帡幪，火化信儀，神慈鑒納。

有關人生禮儀方面的宗教科儀，在《祈神奏格》中內容也相當豐富。如誕育方面，有〈求嗣請神燭〉、〈催生請神〉、〈生子請神〉、〈生日拜香火〉、〈生日祀祖先〉、〈生子祀祖先〉、〈冠禮還香火〉、〈冠禮拜祖先〉和〈種痘解厭〉等；婚姻方面，有〈婚姻拜香火〉、〈婚禮拜祖先〉、〈嫁女辭祖先〉、〈新娶拜墳〉、〈嫁女辭祖先〉；喪葬方面，有〈逢七請亡者〉、〈幸墳請山神〉、〈幸墳請亡者〉、〈薦亡者歸家廟〉和〈祔幼亡上堂〉等；在占卜方面，有〈卜灶聽兆〉；教育方面，有〈開學請聖賢〉、〈解館謝聖賢〉和〈秀士赴試請紫微帝君〉等。衣食住行方面，有〈請塘神〉和〈造作興工請神〉等。其中的〈請塘神〉，與徽州民間的飲食習俗有關：

伏以魚養池塘，全仗陰功之庇；神人協濟，荷蒙聖澤之恩。凡有禱求，必蒙感應。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通家眷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福筵一會，列在塘塋，特伸拜請：本塘土地福德尊神、方隅里域真官。再伸拜請：古城祖殿五福大猖尊神、猖中祀典一切神祇，齊赴香筵，受沾供養。言念（某）家供塘魚，望獲資計，蒙雨澤於時淋，尤用情於所養，仰沐恩光，特伸忱悃。伏以蒙天地滋⁴⁵養之恩，吞萍跌長；賴神聖匡庇之德，食草豐肥。全仗保扶，實蒙擁佑。敬陳清酌，用答洪庥。謹竭一忱，酒斟三奠。伏願神功默佑，聖德陰扶，塘無旱潦之憂，魚有遊然之逝。遊戲成群，永無獺鷺之侵；跳躍得所⁴⁶，每遂⁴⁷豐肥之願⁴⁸。皆賴神天之庇，悉仗帡幪之功，懇禱一年，不勝萬幸，火化信儀，神慈鑒納。

上述的〈請塘神〉，在婺源鳳騰村文書《應酬便覽》疏卷類中，也有請魚塘神用的疏頭：「魚養池塘全仗神通之庇，香燃石葉願抒祈禱之忱」。婺源人在年節時，有食用塘魚的習慣。據載：「婺源人於中秋節之一日，必食塘魚。塘魚系人家辟塘蓄養之魚，相傳塘魚迨至中秋，腦髓始能充滿，人家食之，格外能滋養。私塾學生，對於先生有送節之禮儀，塘魚亦為送節禮品之一種也。」⁴⁹ 除此

45 明刻本作「所」。

46 明刻本作「無常」。

47 明刻本作「有」。

48 明刻本作「長」。

49 胡朴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5，〈安徽·婺源中秋風俗談二〉，頁20。

之外，在徽州人的祭祀及婚姻等諸多活動中，也常常使用塘魚。《寶山公家議》卷三，〈祠祀議〉，記載了明代徽州府祁門縣六都善和里仁山門程氏家族的祭儀，其中就經常用到「新鮮油煎塘魚」。⁵⁰在《乾隆休甯黃氏〈家用收支帳〉》中，乾隆元年（1736）九月二十日，三女得時字石坑張宅，男方下定禮銀15兩5錢，紋銀4錠，外鮮臘盒八種，爲蹄、雞、塘魚、肚肺、銀魚、江參和海蝦；⁵¹乾隆七年（1742）十一月初五（或初六），四女德睦字石坑宅，男方下定禮外鮮臘盒六種，即海參、鯉乾、鮮蹄、池魚、活雞、臘蹄。⁵²其中，就都有塘魚或池魚。徽州文書抄本《應酬隨錄》⁵³中的「禮目」，也記載了晚清歙南婚禮的樣式，茲引如下：

納采禮、問名禮、納吉禮、納徵禮、請期禮、親迎禮

以上六禮 共結吉洋 圓

聘儀 興隆包 斤

鮮肉 斤

塘魚 斤

麻餅 斤

太婆禮 壹肩（無太婆者不用）

期儀 興隆包 斤

鮮肉 斤

塘魚 斤

麻餅 斤

作爲民間日用類書，《應酬隨錄》上述的活套，反映的是頗爲普遍的情形。可見，塘魚是徽州人每逢祭祀、婚禮等大事時必備的佳肴。

根據《休寧孚潭志》卷三〈歲時〉記載，當地每年「九月初一日起，漁舟時集潭中取魚，祠首九人共理其事者，得魚公分，一備一歲烝嘗之費」。⁵⁴可見，

50 周紹泉、趙亞光，《寶山公家議校註》（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21-25。

51 《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8，頁145。

52 《徽州千年契約文書（清・民國）編》，卷8，頁194。

53 版幅爲11.3cm×21.6cm，封面除書名外，題作「江悅廷記」，另蓋「江記永盛」圖章，應爲徽商江氏的抄本。內多光緒三年（1877）前後的内容，反映的地區是歙縣孝女鄉延賓里豐川新寧社。王振忠收藏。

54 《休寧孚潭志》，卷三，〈歲時〉，頁286。

捕取潭魚是一種相當隆重的事。所得鮮魚，用來祭祀祖先。但由於徽州的山溪水流湍急，天然魚類頗為有限，故而多採用人工養殖的辦法。早在明代，李日華的《禮白嶽紀》就記載，他在進入歙縣境內時，看到「土人工殖山利，山下開塘蓄魚，慮人竊取，則作磚牆圍之，每互數十百步」。⁵⁵及至清乾隆年間，歙縣方士？《新安竹枝詞》曰：「大通江口買魚花，晝夜星馳早到家，青鱖白鯪須揀擇，朝朝割草飼糟渣。」原註：「魚苗買自大通，飼以糟渣，始不作土氣。」直到現代，胡適還說過：「徽州是山地，很少魚蝦的。家裏有喜事，要早一二年去買魚種來放在池塘養大備用的……。」⁵⁶績溪境內無魚苗繁殖場，歷來從蕪湖、安慶等地購進小魚種。清及民國年間，「湖裏十八家，家家養魚花」。⁵⁷證之以徽州文書，胡適所說的民間慣例顯然由來已久。⁵⁸

除了日常生活外，應役、當差也是傳統社會中不少編戶齊民應盡的義務。明代徭役主要有里甲正役和雜泛差役兩大類，里甲正役的主要內容是催征錢糧、勾攝公事。勾攝公事，也就是在官承符呼喚，出辦上供物料，支應官府雜費，清勾軍匠，根捕逃亡，押解罪犯，在大造之年負責攢造黃冊等等。⁵⁹根據崔秀紅、王裕明的研究，明末清初，因里長戶的戶籍世代相襲而趨於家族化，里長戶戶役形式及其承充方式也隨之發生了顯著變化，里長戶役逐漸成爲一種族役，由族人共同承當，形成爲「家族賦役共同體」。⁶⁰民間對於里長一職頗爲重視。徽州文書雜抄中，記有「里長篇」：

公私迪吉。

昔完國課曾叨神明之庇，今酬良願少伸赤子之誠。

神之福國公有清廉之慶，聖之裕民私無橫斂之虞。

55 李日華，《禮白嶽紀》，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第128冊，頁112。

56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3），頁138，1961年3月30日（星期四）。

57 績溪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績溪縣志》（合肥：黃山書社，1998），第5章，第4節，〈漁業〉，頁192。

58 《乾隆休甯〈黃氏家用收支簿〉》中，就經常有買魚秧的記載。如乾隆三年正月，買魚秧（頁89）；乾隆五年正月十一，買塘魚秧（頁120）；乾隆六年十一月廿七，里學堂買魚秧四十乙斤（頁155）；乾隆七年正月廿五，里塘又買魚秧四十三斤、青魚乙斤（頁164）。前述兩次，可能是爲四女德睦準備婚禮之用。

59 參見欒成顯，《明代黃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9章，〈黃冊制度的幾個基本問題〉，頁306。

60 〈明末清初徽州里長戶簡論〉，載《安徽史學》，2001年，第一期。

方寸地中誠一點，九重天上春千秋。
 聖德無涯永錫禎祥之慶，民生有賴常沾樂利之恩。
 日升月恒樂矣福緩吉慶，天高地厚大哉文武聖神。

《祈神奏格》中的〈承役當差朔望請神〉的科儀，就反映了徽州人的應役、當差：

伏以金爐香噴，煙騰三界之中；銀台燭燃，影射九重之上。祇迎聖馭光臨，稽首虔忱拜迓。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眾信人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清酌牲筵，列在（某）處，特伸拜請：縣衙香火土地神祇、縣主彭、李二大爺爺、隨行侍從日值功曹。再伸焚香，拜請：正乙龍虎玄壇趙大元帥、二十四員和合喜神、二殿五福大猖尊神、護身主者，一切威靈，齊赴香筵，普通供養。言念（某、某）等叨生凡世，托庇穹蒼，蒙天地之洪恩，叩聖慈之庇佑，今當（某年糧坊重長 總甲 舊快），涓今（某）月，茲逢（朔）日，特備牲筵，聊伸菲敬，俯陳卑悃，諒沐照臨。

伏以寶鼎列陳，鑒此微儀之薦；金卮滿泛，少伸精潔之虔。香焚一炷，酒奠三巡，情意復宣，俯垂鑒聽。（情意聽請）

伏願列聖垂祥，眾慈錫福，俾吉曜以照臨，冀凶星而退度。衙門出入，貴顯提攜，見官如父母，見吏如兄弟，（國課催討 提解捕獲）

以無（拖，里甲辦納非，投審領繳）而有（上，遇卯之日，專祈保佑慶，承行公務，拘犯牌票），逢凶化吉，遇險轉祥，應事亨通，諸般順意。常招有道之財，每獲無疆之福。口舌不生，災非息滅，凡干動止，悉仗保扶，火化信儀，俯垂鑒納。

四、生存環境與徽州的民間信仰

1. 社會經濟結構與信仰民俗

明清時代的徽州，是一個以農耕與山林經營為特徵的區域社會，《祈神奏格》〈御卷〉中，就有不少反映徽州社會經濟活動的祭祀禮儀。以農業生產為例，《祈神奏格》中有〈田家安禾苗〉，內容是幾位「務農求活」的奉神信士，於祈年之際，擇日謹備清酌葷素福筵，拜請「百谷祖主神農皇帝、本管社稷明公尊神、五方社令神祇、龍王土地之神、五穀苗稼龍神、田園種植虛耗神君、田公田母田子田孫聖眾、收攝蝗蟲使者、一切神祇」，希望他們保佑「先農錫祉，后稷降祥」，「田疇絕旱潦之憂，畎畝無蝗蝻之害」，農家多種多收，秀實

連阡，稻穰豐熟，風調雨順，民安物阜。除了《田家安禾苗》外，還有〈祈雨保禾苗〉。內容是幾位「奉神祈求雨澤信士」，值春耕夏旱之際，備置清淨齋筵，拜請五方得道行雨龍王、雷公電母風伯雨師、水府部中一切神祇，希望能大沛甘霖，急驅旱魃。當時對農田造成的危害，主要是旱災、田鼠、蝗蟲等。⁶¹

除了直接與農耕有關的信仰民俗之外，《祈神奏格》中還反映了不少與此相關的農家信仰。如下表所見的幾種：

篇目	神祇	祈禱內容
《除夜謝豬欄土地》、《請豬欄土地》	本欄土地福德尊神、土地夫人、采豬娘子、血財旺相神君、驅邪遣瘴神君、守護欄捲使者、方隅禁忌、一切神祇	伏願上地（帝）垂仁，欄神擁護，血財旺於新歲，頓班牛馬之形；豚豕盛于明年，杜絕虎狼之害。日無叫跳之聲，夜有安眠之慶。長養倍增，每有碩肥之喜；歲月時終，永無災瘴之侵。
《除夜謝井神》	北方壬癸水德星君、井脈龍王、井泉土地之神	伏願龍神擁護，水府寧清。端本澄源，常清而不濁；滌汙去垢，長冽而罕泥。錢財旺相於四時，涓涓不竭；利祿流通於八節，源源而來。合家有潔淨之風，滿門無饑渴之憂。鎮火災而不作，應人求而有餘。
《除夜謝碓神》	本碓土地尊神、方隅里域神君、地脈龍神	谷顆成收，畢賴堯天之賜；米粒養生，悉仗神功之庇。財源滾滾而來，利祿生生不竭。
《除夜謝倉神》	本倉土地興旺福德尊神、方隅里域真官，一切神祇	舊穀既剩，新穀既升，陳陳相繼，仰賴以事，俯賴以畜，盈盈不窮，火盜無侵，鼠蟲不害。

豬、井、碓、倉均與徽州民眾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豬糞可供肥田，豬肉可以出售，或者供祭神之用；井能保證飲水、澆田之需；而倉則用來貯藏糧食。至於水碓，徽州地少人稠，糧食嚴重不足，往往需要從外地大量輸入。於是，糧食的加工也就成了徽州農家的重要勞作。祁門「土瘠民貧，歲入無幾，多取給於水碓磁土」。⁶²反映清康熙乾隆時代的婺源文書《目錄十六條》⁶³中，就有《壬申年做春米碓水磨合同》，對於水碓的運營，規定了一套規則。《光緒十一年祁門鄭

61 參見王振忠，〈清代徽州民間的災害、信仰及相關習俗——以婺源縣浙源鄉孝悌里鳳騰村文書《應酬便覽》為中心〉，載《清史研究》，2001年，第二期。

62 同治《祁門縣志》，卷5，〈輿地志五·風俗〉，頁235。

63 抄本一冊，王振忠收藏。

麗光等合租碓房合同》，也與水碓的經營有關。⁶⁴

除了農耕之外，徽州地區的山林經濟也頗為發達。早在南宋時代，徽州人就多以種杉為業，「女子始生則為植杉，比嫁斬賣，以供百用。」⁶⁵明清以還，此種山林經濟仍相當發達。弘治《休寧志》卷二，列舉了杉、漆和桐油等當地物產，指出：「徽人樹此為業，凡江、浙、南畿之境，油漆器皿屋料木□，皆資於徽。而休寧一縣，多產於西北鄉，杉利尤大。凡種以三十年為期，斫而□之，謂之杉羔，動以數十萬計。」⁶⁶ 徽州的山林經濟，在晚清民國時期的契約文書中仍有諸多反映。對此，《祈神奏格》中的〈拼鑿_新請神〉，則是反映山林經濟的宗教科儀：

伏以威靈赫赫，顯神通於幽隱；聖德巍巍，彰道力于玄微。有求皆應，無禱不從。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某）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清酌三牲福筵，列在山林，特伸拜請：

本山土地福德正直尊神、三元造作九宮八卦神君、方隅里域地脈山水龍神、值日巡行傳奏功曹使者。

再伸焚香拜請：

古城、芝山二殿五福大猖神王，猖中祀典一切威靈，齊赴香筵，普通供養。言念（某某）等，生長塵寰，叨蒙洪庇，起居動作，全仗綱維，涓今（某）月，今選（某）日，謹備牲儀，開山伐木，預先叩告，全仗保扶，仰望眾慈之庇，特伸布悃之忱。

伏以真風才動，聖駕遙臨，焚信香以通忱，貢芹儀而凡悃。牲肴特設，黍稷惟馨，有酒開壺，滿斟三奠。

伏願神神協助，聖聖匡扶。上山如登平地，出水若海川流。人力強壯，東拼西伐；刀斧鋒利，左砍右斫。放垂而無阻礙，堆聚而有貯藏。行情得意，買一而賣獲十；牙夥同心，本百而利得千。蓬舍迪

64 參見周紹泉，〈徽州文書所見明清徽商的經營方式〉。載陳懷仁主編，《（第六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明史論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7）。後收入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第10章，頁544-560。

65 趙不悔修、羅願纂，《新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1，〈風俗〉，頁7604。

66 弘治《休寧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9冊，史部地理類，頁488。

吉，水陸均安。凡干悃禱，悉仗帡幪。所有信儀，用伸燎貢。伏惟眾慈，俯垂受納。

「拚」是徽州民間山林經營中的習慣性用語，俗有「拚山」、「拚青山」之說，而拚樹木、柴薪的契約文書也叫「拚契」、「拚批」或「拚批約」。⁶⁷上述的科儀，頗可反映木材從砍伐到運往江南各地銷售的情形。

爲了保證山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徽州人還經常實行封山。對此，〈禁山請神〉曰：

伏以神通赫赫，顯千古威靈；香篆騰騰，達一心之忱悃。聖德無私，祈求有應。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某）眾信人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葷素福筵一會，列在本山，特伸拜請：顯應眾將軍八海宣威諸聖位五福大猖尊神王、三洞精兵、八員猛將、座下黑虎大神、嶽府專掌咒咀判官、猖中祀典神祇。再伸拜請：本山土地尊神、方隅里域真官，齊赴香筵，受沾供養。伏念惟神，入地升天，隨在作威作福；安山鎮境，惟時祐（佑）土祐（佑）民。跨馬仗劍以巡魔，執鎖揚鞭而伏虎。一方敬奉，四境咸祈。言念（某）眾信人等，今選本月（某）日，謹備牲醴之儀，特禁本山樹木柴薪，仰叩神明鑒察，暗盜之徒，竊取之輩，伏望雷霆顯應，懲罰奸僞，明彰報應。

伏以真風才動，聖駕遙臨，洞洞然望從來格之禱，洋洋乎喜納螻蟻之忱，有酒在樽，滿斟三奠。

伏願禁山之後，務各同心遵守規約，勿使外爲，違規家業凋零，違約子孫昌盛，仍祈家家樂業，戶戶興隆，經營倍獲，畎畝豐登。凡干悃禱，悉仗匡扶。火化財儀，聖慈鑒納。⁶⁸

在實行封山護林時，往往需要殺豬。一般是由族長徵款，買豬宰殺後，以豬頭祭山，將豬血塗寫封山碑牌，並請來全村男子，宣佈禁山和封山鄉規。喝血酒，吃封山肉。此後，如有違反山規，私自上山砍伐林木或砍竹挖筍，就將其家

67 參見王振忠，〈一個徽州山村社會的生活世界——新近發現的「歙縣里東山羅氏文書」研究〉，《中國社會歷史評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第二卷。

68 明刻本此後多出「某等下情，無任懇禱之至」數字。

的豬拖到山場，宰殺祭山，全村分食。⁶⁹筆者手頭的另一冊佚名無題抄本中，收錄有乾隆年間的禁山科儀：

雷霆都司

大清國江南徽州府歙縣△鄉△里△社管居住 奉

道告所釘牌立壇禁山△弟子△人等。

是日伏以

神通烜赫，顯千古之威風；

聖德昭彰，乘萬事之感仰。謹秉寸心，冒干

威造，言念弟子叨生清世，忝在人倫，治本於農，蓄養爲用，是日陳詞，伏爲本家土名 △處山場一業，上至△界，下至△界，裏至△界，外至△界，四至之內，栽種杉木、茅衣、腳單、柴薪，將已成材，屢被無藉之徒越行盜砍不堪，朝廷國課無辦，難以禁養，年年月月，不時無恥之徒越地故害，盜砍盜斫偷收，將松杉雜木敗去，虛完國課，深爲痛恨。以此特爲謹擇七殺之期，至於山內，打開壇場，弟子涓卜△月日，特備錢財供儀，龍雞串弗等事，恭就本山起立壇場，釘牌安猖，上請所有真符，謹當告下

主壇高上神霄正乙龍虎玄壇趙大元帥

副將黃李林 程孫楊羌 劉張鍾史四大魔王

吳潭唐王 雷龔張何 八王猛將 六毒大神

金花娘子 梅花夫人 雙身式聖 鎔銅煮鐵大將軍

合駕郎君 蓬上蓬下 仙女眾等

東方第一位風猖神王 南方第貳位在猖神王

西方第三位毛猖神王 北方第肆位野猖神王

中央第五位傷猖神王

東南西北中 五猖五福目下猖兵大尊神

五方招財進寶猖 斗中音樂府廿四員和合喜神

五方五猖高廟神 五方眾神虛空神

捉縛枷拷四大元帥 山魃水魃四野神祇

花果樹木神祇 嚙啣四野神祇

69 《黃山旅遊文化大辭典》，頁515。

乞生乞熟神祇 口似血盆神祇 尺砂走石神祇
 手齒釘鋒神祇 鳴鑼執鼓神祇 張弓下網神祇
 搖旗吶哨神祇 天羅地網神祇 斬首取命神祇
 釘牌立梃神祇 捉賊報應神祇 斬手打腳神祇
 差虎放蛇神 放瘟發禍神 雷打火燒神
 捉魂拿命神 追捉魂魄神 頭頭撞石神
 蛇殤虎咬神 五猖那人神 天火地火神
 原今輔佐老郎師傅先官
 前叫前應神 後叫後應神 五方□耗滅賊神
 五方看守雜木神 管山當處土地神祇
 管山七煞土地祇 管山山公母神祇
 管山陳都元帥 管山山神 土地
 管山先年原地主人
 歙南管下諸位眾神 當方廟貌血食之神
 今日下界糾察天神 虛空過往大道之神
 立壇起壇筵中無邊凡聖 起猖壇中合干凡聖
 弟子今日謹備供儀，供敬 香火立壇
 即今啓請 投告

大神猖將史兵，煩勞大神上將作證，護特（持）之德，保祐（佑）我
 山場杉木樹植柴草次以成林。樹有出拼之日，是有叩謝大尊神酬還之
 良願。一切凡聖，齊赴場壇，受沾供養。諸神自禁封之後，永不許外
 人入山盜偷樹木，命有違者魃地下山，或夜或日，入山林動斧砍斫。
 伏望神威顯赫，法力宏施，倘有不法之徒魃行盜砍，煩勞管山土地
 急報列位大神，速差兵將，追攝盜砍賊人⁷⁰正魂，捉拿入壇內金井，
 途中陰究陽招，言語顛倒發狂，或上山逢虎，下山遇蛇，或損傷其身
 體，或自傷其手足，或頭頭撞石，或步踏空，或戩了腳手，或帶瘟皇
 而歸家去，得病破才（財）而損失，或跌了腳手，七吼皆流鮮血，不
 可容情，以寬宥放去，益見神明而顯靈，專保杉木以成材，出拼之日
 而叩謝。弟子登山巡視，去得清吉，回得平安，祈佑家居樂業，大
 小均安，家盜（道）興隆，財源茂盛，官非殄息，賊盜剿除，立壇奏

70 此「人」字原文倒寫。

告，投詞請福有准，即滅私賊⁷¹事。 乾隆△年△月△日
禁山弟子信士△△拜。

文中提及的「嚎啕四野神祇」，在徽州迄今仍有遺跡。據陳琪調查，祁門萬松林旁就有嚎啕殿，供奉儺神菩薩和五猖老爺。⁷²與徽州府毗鄰的池州府，儺戲稱為「嚎啕戲」，儺事活動中的面具則稱為「嚎啕神聖」。⁷³這份禁山科儀後，有一金井符，另有一帖：

具帖人 持爲△地方：切身與你前世無冤，今世何仇，冤遭地方實惡之人，今有被遭梟惡虎狼，將故此去，害我不淺，我今無賴，哭叩伏乞，奉請

神天猖兵將帥各位尊神 侍奉

主壇高上神霄正乙龍虎玄壇趙大元帥主盟作證

謹擇黑道受死七殺兇殺等日，立壇訂規（規），取追梟惡賊人，故害我者，將正魂捉縛，入押金井，途中世不悔身，遊魂歸魂七魂，兄弟夫婦男女家，上山虎吃，下山蛇傷，刀父傷手斬足，三年常招瘟病，四年天火燒光，官災臨頭不散，作種空虛無收，全家消滅。煩勞大神赫顯威靈，准此將虎惡狼心毒人，但不赦除，件件重犯重責，斷不容情。眾等只見神天大顯，感佑善民，除滅虎狼惡毒賊人，善民有感，尊神右年，赫應遠者□□□□（此處爲蟲蝕——筆者註）

特字。

該帖以最爲惡毒的詛咒，殫精竭慮地對違禁砍伐者加以咒罵。從中，可以曲折地反映出徽州山林經營中的諸多糾紛，以及民間處理糾紛的方式。

2. 移民及商業背景與信仰民俗

徽州是個高移民輸出、經商風氣熾盛的地區，方志記載，歙縣「田少民稠，

71 此「賊」字原文倒寫。

72 陳琪，〈田野筆記——祁門縣鄉村碑刻考查〉，載杭州徽州學研究會編印，《杭州徽學通訊》，第二期（2001.4），頁13。

73 參見何根海、王兆乾著，《在假面的背後——安徽貴池儺文化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頁7、頁20。

商賈居十之九，雖滇、黔、閩、粵、秦、燕、晉、豫，貿遷無不至焉。淮、浙、楚、漢，又其邇焉矣」。⁷⁴ 此種描述，可以說是明清時代徽州一府六縣的普遍情形。無論是外出仕宦經商，還是在僑寓地移居入籍，徽州人均虔誠地祀奉本土的諸多神祇。以歙縣大阜潘氏為例，該家族有諸多成員皆僑寓蘇州。這些人定期返鄉展墓，在民國年間編纂的《大阜潘氏支譜》中，就保留有幾種展墓日記。⁷⁵ 從中，我們頗可瞭解徽州人的信仰習俗。

據潘鍾瑞《歙行日記》記載，他在返鄉展墓時，於光緒七年（1881）三月十九日到大阜村，翌日就具香楮衣冠，首謁宗祠展拜歷代祖妣，次至村東師善堂文昌閣（族中文會之所），一一拈香，又詣村口李王廟、關帝殿等處拈香。離開大阜時，於五月初四日至宗祠「辭祖」畢，復至李王廟拈香。潘介福《癸未省墓日記》記載，他於光緒九年（1883）八月初五日至大阜，初六日就「肅衣冠詣宗祠」行禮，又至村東口李王廟、師善堂文會所拈香。臨行前，參加了宗祠的秋祭。潘奕雋《展墓日記》記載，他於三月廿九日到大阜村，即至李王廟行香。四月初一日晨，謁祠。四月十五日離開大阜前，到「李王廟行香，謁祠齋」。從前述的「拈香」、「辭祖」等可知，徽州人無論是返鄉還是歸家，都要祭拜包括祖先在內的神靈。

歙縣大阜潘氏，是眾多徽州移民家族的一個例子。而《祈神奏格》中的宗教科儀，則反映了徽州移民及其商業背景下比較普遍的信仰民俗。如〈利家請神〉即曰：

伏以乘時涉利，辭家千里之遙；跋涉風霜，全仗萬靈之庇。欲為商利涉都省，須虔忱禱告神明。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通家眷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牲禮福筵，列在家庭，仰仗功曹，傳忱拜請，（或某神位前）一切神慈，望降香筵，受沾供養。言念（某）等生長塵寰，驅馳利路，志在克家，計圖潤屋。涓今月（某）日，前往（某）處（或商賈），專祈命運亨通，財源旺相，特伸叩悃，利我攸行。

伏以錢財固由大道以生，獲利實賴神明協贊，深懷厚德，刻念難忘，

74 乾隆《歙縣志》，卷1，〈風土〉，頁125。

75 關於《大阜潘氏支譜》，請參見王振忠，〈徽商展墓日記所見徽州的社會與民俗——以《（歙縣）大阜潘氏支譜附編文詩鈔》為中心〉，載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譜牒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酒尙盈樽，用陳初奠。

伏以旅次全祈莫大之恩，沿途悉賴無涯之澤，仰蒙錫祉，益切虔忱，酒尙盈樽，再陳亞奠。

伏以生意獲十倍之大利，財源收百順之全功，殊恩甚渥，報德當隆，酒尙盈樽，謹陳終奠。

伏願神靈蔭佑，聖德匡扶。經營出入，隨所遇而得人；水陸往來，隨所處而得地。買賣行情願遂意，東西南北喜同心。利源洋溢，常如寶藏充盈；貨府貿遷，允若法輪還轉。百萬腰纏，十千歲取，凡在謀運，悉仗匡扶。火化信儀，神慈鑒納。

還有〈利家請香火〉：

伏以經營出入，輕身千里以⁷⁶遨遊；水陸往來，全仗萬年之香火。爲商利涉都省，忱心叩告神堂。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通家眷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清淨齋儀，百拜昭告於家堂侍奉長生香火，道釋聖賢，一切威靈，悉仗真香，俯從敷告。言念（某）叨出蒼穹，必資於食養；忝居塵世，莫急於治生。經商覓運，糊口四方，貨殖他邦，寄軀萬里。涓今（某）日，前往（某）處（或商賈），恭詣神堂，上獻清齋，下陳丹悃，祈求福力，利我攸行。

伏願群真錫佑，列聖垂祥。出入經營，廣遇信誠之士；往來商賈，常逢貴顯之人。福至心靈，買一而賣獲十，時來運轉，本百而利得千。水陸無危，舟車有慶，應事稱心，諸般順意，口舌冰消，災非雪散，凡千懇禱，悉仗帡幪，信儀火化，俯垂受納。

上述兩份科儀，是徽商出門前對神靈的禱告。除了神靈之外，祖先也是另一個禱告的對象。如〈啓先同赴^低（回家仿此）〉：

皇清（某）年（某）歲次（某）月（某）日，承蔭祀孫（某）（^{繼任}_{繼任}）某處，涓今某日，治裝發軔，登駕起程，切念不肖，惟靈是依。敢昭告于高曾祖^{考妣}某之靈，奉以偕行，時修孝祀，伏望光臨，申錫多祐。謹告。

76 明刻本作「之」。

此份科儀及以下另一人參中的「皇清」，明刊本均作「皇明」，適用於那些外出爲官仕宦，或在異地他鄉從商務工的徽州人。他們希望能與祖先的魂靈一同前往異地他鄉，以期得到後者的保佑。而當到達某地時，則另有《抵寓安家先》：

皇清（某）年（某）歲次（某）月（某）日，承蔭祀孫（某）合家眷等，茲以（某）日之吉，（蒞任受事，抵商定寓），敢昭告于高曾祖（考妣）某之靈，敬設香筵，特伸安奉，伏惟尊魂，洋洋如在，綏我思成，謹告。

這是徽州官員蒞任受事，或是徽商抵達異地定下寓所後對祖靈的安置。安置之後，接着便是朔望佳節的奉祀——〈官署祀家先〉：

伏以（恩榮寵遇，他鄉商賈），水木時思，（祿）養不遑，潤蘋效薦，承蔭祀孫（某）合家眷等，洎今（某）年（昌），茲逢（豐）日，或（某）令節，謹備（某）物，寓（某客邸），爰伸孝敬，百拜昭告於：高曾祖（考妣）（宣名），男女列位尊魂，鑒此微忱，受沾供養。伏願惟適所安，無遠不屆，神之格矣，丕顯在天，行或翼之，默相（官署，榮躋壽位客邸，財源廣進），無忝所生，輩出俊良，克昌厥後，合家眷屬，咸賴餘休。四時無災，八節有慶，火盜潛消，恩光永照，凡干旦夕，悉仗陰扶。下有冥財火化，上獻尊魂受納。

除了一般的祖先崇拜之外，《祈神奏格》中還有不少有關商業活動方面的宗教科儀。如〈請鋪土地〉：

伏以交易市中，乃貨殖之道生；贊成意外，豈人力之能爲。欲貿易以從心，仗神功而默佑。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泊眾信人等，現今在於（某處）開張鋪面，發賣（某）貨，洎今（某）年月日，謹備清酌牲筵，列在神前，特伸拜請：本鋪安奉興旺土地福德尊神、招財進寶童子、和合利市仙官、值日受事功曹。再伸拜請：上清正乙龍虎玄壇金輪如意敕法趙大元帥、斗中音樂府二十⁷⁷四員和合喜神、座下黑虎大神、一切神眾，悉仗真香，普通供養。伏念惟神，功勳烜赫，

77 明刻本作「卅」。

德威昭彰，操天下金帛之柄，掌人間貨殖之源，惠雖施於一肆，澤實被于四方。言念（某）眾信人等，叨生人世，惟事經營，徒負蝸角虛名，僅獲蠅頭微利，非蒙神力，曷遂資生。

伏以生財雖由大道以開其源，贊襄實賴神功以濟其美，享儀雖薄，用意則忱，酒禮告陳，敬斟初奠。

伏以貿易雖藉於人事以先圖，財利必仗於神功而後獲，殊恩甚渥，報德當隆，酒禮再陳，敬斟亞奠。

伏以往者過來者續不暇應籌，近者悅遠者來無遑接應，人情和悅，生意崇高，酒禮三陳，敬斟終奠。

伏願端居錫福，大道生財，同本同心，常安常樂。生意紛紛，如春意茂盛；財源滾滾，似水源長流。四方八面，主顧多招，近悅遠來，人情贊助。日進千文，行見堆金積玉；時招萬貫，佇看聚寶藏珍。出入皆逢青眼，收放盡遇信誠。坐賈行商，利息常有數倍；車裝船載，水陸盡得萬全。各欠賬⁷⁸目，早獲來還，應月鋪戶，貴顯提攜。凡干悃禱，悉仗帡幪，火化信儀，俯垂鑒納。

文中提及的「土地福德尊神」，亦即土地神或「福德之神」。根據民國《歙縣志》記載：徽州人以元日祀天，又以二月二日祀地，相傳既久，「遂訛為所奉土地神像，而崇其徽號曰福德正神」。每年二月二日，各家各戶迎接福德之神。商肆也在此日陳設一新，稱為「開張」。⁷⁹歙縣《沙溪集略·歲時》中也記載：二月二日是土地神誕，「里中會次大小百計」，當天的爆竹之聲，甚至超過了元旦。⁸⁰由此可見，徽州本土對土地福德尊神的崇拜相當虔誠。這種現象，也同樣發生在當時東南各地的徽商社區中。徽州人所到之處，「福德正神」信仰及土地會均頗為盛行。在休甯汪姓徽商聚居的紫堤村（今上海諸翟鎮），「業貿易者，率於每月初二、十六展祀土地神」。⁸¹再以陳去病所謂的「徽商殖民地」——揚州為例，二月二日也稱為土地神誕，「鹽筴家張燈設鼓樂，曰土地會，最稱繁

78 明刻本作「帳」。

79 對此，《橙陽散志》，卷7，〈風俗志·遊神〉；《豐南志》，卷1，〈風土〉，也有類似的記載。

80 歙縣《沙溪集略·歲時》，頁641。

81 《紫堤村小志》，〈神廟〉（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62），頁17；《紫堤村小志》，〈風俗〉，頁52：「業貿易者，率於月朔望後一日，供紙馬展祀土神，曰『燒利市』，諺云『初二、十六，土地吃肉』是也。」

盛」，⁸²家家作土地會，其極盛者，鼇山彩樹，比於元宵，年景至此始畢」。⁸³對於土地會的盛況，誠如揚州《夢香詞》所描摹的那樣：「揚州好，二月初頭，土地祠前燈似錦，堆鹽店里酒如油，歌吹不曾休。」根據明清史的常識，揚州的鹽商絕大部分是徽商。徽商僑寓各地以貿易致富，對於冥冥之中的土地神自然充滿了敬畏和感激。⁸⁴因此，上述的〈請鋪土地〉科儀，可以作為徽商在僑寓地奉祀福德正神的一個註腳。

如果說〈請鋪土地〉是坐賈對神靈的祀奉，那麼，徽州行商亦有相關的科儀。明清時代的徽州行商，「辭家萬里輕其遠，雲貴蜀廣日策蹇」，他們以長途販運牟取商業利潤。為此，許多人不得不風餐露宿，四處奔波。《祈神奏格》中的〈江湖請神〉，即與此種背景有關：

伏以江湖利涉，須舟楫以資通，風浪清寧，賴帆航而，逐土地隔，避車馬而有濟，欲思水陸往來，重賴神天周庇。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某）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清酌牲素福筵，列在（舟中或某處），特伸拜請（或在某處，即照某處）某神，（請）一切威靈，降重香筵，受沾供養。言念（某）等，浮萍身世，糊口于四方；樗櫟庸材，寄軀於萬里。旅次平安，感蒙聖力；水陸利順，仗賴神功。涓今（某）月日，裝載（某）貨前往（某處）。或買或賣，願逢得意行情；往東往西，希遇同心贊助。專祈沿途清吉，水陸均安，仰望聖慈，弘加保佑。謹備芹儀，聊伸菲敬。

伏以碧海煙波，長江天塹，水陸往來，全仗神功庇佑；舟車裝載，實蒙道力保扶。敬潔壺觴，酒陳三奠。

伏願神靈錫祉，聖德垂祥，人力強壯，天時和順，舵？端穩，蓬纜渾堅，沖巨浪以無驚，跋長途而有慶。時來風送，本半繆以得千；福至心靈，信一倍而獲十。綠林回避，縱吾一葦之所如；青眼相逢，錫我百朋之厚利。歸歟歸歟，怡具慶之歡；時哉時哉，動鄉閭之仰。不勝雀躍，悉仗帡幪，所有信儀，用憑火化，伏望神天，俯垂洞鑒。

82 費執御，《夢香詞》（見《揚州風土詞萃》），參見《風土雜錄》（《小方壺輿地叢鈔》第5帙）。

83 焦東周生，《揚州夢》，卷三，〈夢中事〉。

84 參見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頁134-135。

明清時期，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全國，特別是在清代，長江中下游地區成了徽商活動的重點區域。這一帶江湖縱橫，徽商外出經商的許多線路，都是水路。以明代徽商黃汴編纂的《天下水陸路程》為例，該書記錄了天下水陸路程143條，其中有不少均為水路交通。因此，上述的〈江湖請神〉，顯然便是此種背景下的產物。

《祈神奏格》還透露，每當外出經商返回故里之後，還要舉行謝神的儀式——〈營回謝神〉：

伏以雨宿風餐，嗟逆旅登臨之苦；日征月邁，蒙玄元庇佑之恩。事畢旋歸，敢忘招報。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通家眷等，是日焚香，先伸昭告：門丞土地之神，敢勞奏事功曹，先降香筵，受茲忱悃。洎今（某）年月日，謹備清酌牲素福筵，仰仗功曹，傳忱拜請（或某神聽請），⁸⁵芝山二殿五福大猖神王、本境祀典血食神祇、家奉長生香火道釋聖賢、護生主者、一切威靈，望降香筵，受沾供養。言念（某）生長塵寰，驅馳利路。糊口四方，常蒙神功蔭佑；棲身千里，悉仗聖力匡扶。茲於（某）日營回，得臻清吉之祥。茲當濯纓之報，肅陳肴奠，少答洪庥。

伏以遲遲行道，信步去願克從心；汎汎乘舟，回頭來喜即是岸。茲遂還家之營，實仗陰功之庇，謹謁⁸⁵一忱，酒斟三奠。

伏願聖力無邊，常為身主，神功有應，大道生財。疊進青蚨願永遂，潤身潤屋；樂需綠蟻慶允偕，宜室宜家。物日阜而人日康，家必達而邦必達。父母康寧福壽，子侄艾耆昌熾。乞消原許，錫福方來，凡干旦夕，悉仗保扶，火化信儀，神冀鑒之。

「古城、芝山二殿五福大猖神王」是徽州本土的神祇，這凸顯了此份科儀的徽州特色。

在明清時期，外出謀生的徽州人從事的職業頗為紛繁多樣，除了我們熟知的鹽商、典商、木商、糧商等商人之外，不少徽州醫士也紛紛出外遊醫，⁸⁶使得「新安醫學」的盛譽遠近聞名。《祈神奏格》中就有〈醫士請神〉：

85 明刻本作「竭」。

86 明萬曆時人方承訓《復初集》中，就記載了一些外出遊醫的新安醫士。詳見王振忠，〈明代徽商研究的一部重要文獻——《復初集》所見徽商及徽州社會〉，待刊稿。

伏以醫寄死生，命脈系關深重；神司予奪，道力仗賴弘多。凡所皈投，必蒙感應。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清酌牲筵，特伸拜請：伏羲神農皇帝、岐伯仙師、歷代先聖群仙上真、天醫使者、治病功曹。再伸拜請：住居土地興旺福德尊神、招財進寶童子、和合利市仙官、值日受事功曹、一切仙聖，齊赴香筵，受沾供養。言念（某）業攻醫術，心切濟人，仗賴神功，特伸叩悃。

伏以神通赫赫，施化萬方，道德巍巍，濟度群生。普施妙藥，躋斯人於壽域；默運神功，囿大化於忘言。酒酌芳樽，滿斟三奠。伏願群真錫佑，列聖垂仁，通吾志意，望聞問切，認症無差，佐使君臣，投劑有准。起死回生，俾主顧以多招；扶危就安，冀財源而廣進。人人和悅，事事亨通。常蒙蔭佑之功，每賴匡扶之德。凡干作息，預賜降靈，所有寶券燎獻，伏望仙真受納。

〈醫士請神〉祀奉的神祇，除了伏羲神農皇帝、岐伯仙師、歷代先聖群仙上真、天醫使者和治病功曹等醫界諸神之外，還有的就是土地興旺福德尊神、招財進寶童子及和合利市仙官等神祇，反映了明清時期新安醫士的商業色彩。

明清以來，徽州人開設的酒家也頗具特色。如明代歙縣酒商方錄，到杭州開設酒館，「館設未盈月，而浙水東、西嘉、湖、蘇、杭諸郡，凡經武林者，靡不嗜其美，造其廬。未半歲，名著江南，逮兩廣、巴、蜀。又歲餘，聞京師，飲者多至千百為群，贏納子錢不輕」，⁸⁷獲利甚巨。自從方錄以開酒館聞名遐邇之後，杭州繼起效仿者相當之多。⁸⁸開設酒家，可能也需要舉行請神儀式。所以《祈神奏格》中會有〈酒家請神〉：

伏以天施美祿，仙造以流傳；享遍斯人，禮當而崇報。神通天地，惠及人間。今據（鄉貫）奉神信士（某）等，涓今（某）年月日，謹備清酌牲素之儀，特伸拜請：上古神農始教先聖、投丹入曲純陽祖師、中古杜康教民造酒仙哲。再伸焚香拜請：東廚司命炎帝灶君、侍奉土地興旺福德尊神、招財進寶童子、和合利市仙官、值日受事功曹、一

87 方承訓，《復初集》，卷31，〈從叔祖錄公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集部第187冊、188冊，頁181。

88 《復初集》，卷29，〈從叔時濟公狀〉，頁162-163。

切聖神，悉仗真香，普通供養。言念（某）混然中處，無策治生，不敢自安，仿陶運甕，緣茲生殖，效卓當爐。醞釀求良，曲藥盡制，人謀雖巧，曷若神高，虔忱叩困，稽首拜祈：

伏以今術雖詳，難追古妙，伏賴神功，望施法力，芹儀奉獻，初奠酒陳。

伏以昭格洋洋，神明如在，鑒臨洞洞，恭敬爲先，初奠已陳，再當亞奠。

伏以香焚百合，所以通忱，酒進三巡，斯爲盡禮，亞奠已陳，滿斟三奠。

伏願天休默助，聖力潛敷，米曲臨缸，糟粕渾化，釀醪入甕，氣味醇佳，遠播清香，聞者風至，遍傳甘旨，沽者雲來。子母神錢，杖頭廣進，金資貿易，八面多招，生意日新，人情和悅，火盜潛消，是非息滅。凡干動止，悉仗帡幪，火化財儀，聖神受納。

根據前述《復初集》的記載，方錄酒館聞名海內以後，繼起效仿者往往偷偷地模仿方錄的酒味，以招徠顧客，但似乎未能奏效。由於製酒工藝對於酒館的生存及繁盛與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上述的〈酒家請神〉中便有對酒坊製作工藝的祈禱。

另外，徽商的經營方式，也在《祈神奏格》中得以反映。在明清時期，合夥經營是常見的一種形式。⁸⁹ 根據劉秋根的研究，合夥制比較普遍地走向股份化並對工商業運行產生較大影響是在明代以後，特別是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由於合夥經營能更爲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獲得利潤，故而在明代販運商業、鋪商以及手工業、礦業、高利貸等的經營中，合夥制已相當普遍和常見。⁹⁰ 徽州婺源縣浙源鄉孝悌里鳳騰村文書《應酬便覽》疏卷類中，就有一份〈合夥開店盟神表心疏〉所用的疏頭：「治生良策得朋共事而成，欲建鴻圖矢志齊心而合。」所謂〈合夥開店盟神表心疏〉，可能也就是《祈神奏格》中〈合夥表心〉的簡稱：

伏以治生良策，得朋共事而成；定交良圖，矢志齊心而合。欲協力相孚而同賈，須盟心昭告於神明。今據（鄉貫）奉神盟誓信士（某、某）等，涓今（某）年月日，謹賚三牲福筵，恭詣台前，特伸拜請，

89 關於徽商的合夥經營，參見周紹泉，〈徽州文書所見明清徽商的經營方式〉。

90 參見劉秋根，《明代工商業運行與合夥制》一書。

（或某廟神前）一切威靈，悉仗真香，受沾供養。伏念惟神，威靈烜赫，纖芥之欲不容；聖智明通，毫塵之私莫犯。言念（某等）思一己難以貨殖，惟眾人庶可經營。今某與某同本合夥，⁹¹在於（某）處^{或商賈}，恐人心之不一，慮眾力以難齊，今立誓章，（各將年命）投告壇下，對神宣讀，伏表衷情，願神鑒昭，俯察眾心。方以類聚，共跨蝸角虛名；物以群分，同遂蠅頭微利。同心協力，用意則成，酒禮奉獻，三奠敬陳。

伏願盟誓之後，公心儼如青天白日，協力不畏夏日秋霜，務各同心貿易，毋圖惰懶懷私，盟⁹¹誓雖莫知畏忌，聖鑒⁹²豈有爽毫釐。違盟降之以祥，家業興隆，子孫蕃衍；違盟降之以殃，家業衰敗，子孫凋零。伏望神司，明彰昭報，所有靈雞，插血淋酒，對神飲飲，務各遵盟，火化信儀，俯垂鑒納。

在現存的徽州文書中，有不少合夥經營的合同、議墨。對此，周紹泉曾作〈徽州文書所見明清徽商的經營方式〉一文，對徽商的股份式和承攬式經營方式，作了詳細的研究。而從上述的科儀來看，在訂立此類合同、議墨時，慣例必須對神起誓。關於這一點，以往囿於資料，很少有人論及。

五、《祈神奏格》與徽州祭祀禮俗的影響

日本學者斯波義信曾指出：早在唐宋時代，徽州商人就已相當活躍。婺源的五通廟年市，可能就是以山村為地盤的商人們所舉行的祭祀。⁹³根據南宋祝穆《方輿勝覽》的記載，徽州婺源縣的五通廟，「乃祖廟，兄弟凡五人，本姓蕭，每歲四月八日來朝禮者，四方雲集」。⁹⁴所謂四方雲集，是指前往婺源朝拜的人，來自全國各地。關於這一點，得到了元代楊謨纂修的《昆山郡志》卷一〈風俗〉的證實：

其信鬼則又加於昔，病或不事醫藥，唯聽命於神，祈賽施捨，竭產不

91 明刻本作「群」。

92 明刻本作「衆聖」。

93 〈宋代徽州的地域開發〉，載劉森輯譯，《徽州社會經濟史研究譯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88），頁18，註16。

94 《宋本方輿勝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16，〈江東路·徽州〉，頁180。

悔。其朝嶽者比屋，舉家歲往常熟之福山；朝五通者，遠至婺源之靈順。凡有迎引，競巧爭奇，尤爲奢靡。⁹⁵

這似乎說明早在宋元時期，徽州木商對於江南的民間信仰，就已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隨着宋元以後商業氣氛的更趨濃烈，徽州當地的社會風俗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南宋淳熙《新安志》的時代，徽州人「好委人事，泥葬隴卜筮，至擇吉歲，市井更屋，猶稍哆其門，以卜素吉向」。⁹⁶及至弘治年間，《徽州府志》仍然描述說：「泥於陰陽，拘忌廢事，且昵鬼神，重費無所憚。」⁹⁷根據該條後的自註稱，這是「並舊志」（也就是參考舊志的記載）而來。這反映了自南宋迄至明代中葉，徽州人篤信鬼神的盛況。從方志發展的脈絡來看，弘治《徽州府志》在記述徽州風俗時，仍然是引用前代方志中的文字。不過，嘉靖府志則完全不同，它對於徽州風俗的描寫令人耳目一新。或許，這昭示了明代中葉以後徽州風俗的一些重要變化。從方志和文集的描述來看，一個明顯的變化是——朱子家禮得到了更多的推廣。嘉靖《徽州府志》記載：「歛、休喪祭遵文公儀禮，不用釋氏。」⁹⁸萬曆《祁門縣志》指出：「喪祭多用文公禮，然於陰陽家拘畏。」⁹⁹乾隆《績溪縣志》引萬曆舊志：「近士大夫家祭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然民間尚多沿舊習者。」¹⁰⁰及至清代，康熙《休寧縣志》曰：「邑中親喪，多遵文公家禮。」¹⁰¹對於祭禮，書中有更爲詳細的記載：「古之爲祭者，必戒且齋，竭誠敬，庶幾祖禰我飧也，宗各有祠，祀其先祖，舉宗按時而祭，疏者歲再舉、三舉，數者歲四、五、六舉，蓋報祖功，洽宗盟，有萃渙之義焉。遠近之墓，春初有祭，清明有祭，自唐宋以來樹者、封者，可無失其故物，近祖祭之於家廟或

95 楊謨纂，《昆山郡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114。

96 《新安志》，卷1，〈風俗〉，見《宋元方志叢刊》，第8冊，頁7704。

97 弘治《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風俗〉，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21冊，頁10下。

98 嘉靖《徽州府志》，卷2，〈風俗〉，頁260。

99 余士奇、謝存仁纂修，《祁門縣志》，萬曆己亥年刊本（合肥：合肥古籍書店借安徽省圖書館原刊本複製，1961。該書由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收藏），卷4，〈風俗〉，頁2上。

100 陳錫等修，趙繼序等纂，《績溪縣志》，乾隆二十年（1755）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1，〈方輿志·風俗〉，頁81。

101 康熙《休寧縣志》，卷1，〈方輿·風俗〉。

寢，凡歲時伏臘生忌薦新，每致其嚴敬焉。秉禮之家，有終身喪，有先日齋戒，特重其事，庶可以風矣。」¹⁰² 乾隆《歙縣志》曰：「祭禮俗守文公家禮，小異大同。」¹⁰³ 乾隆《婺源縣志》更說道：「安民善俗，莫善於禮，婺所習有文公家禮。」¹⁰⁴ 除了朱子家禮的推廣外，民間的儺壇祭儀仍然頗為活躍。「儺禮俗尚不齊，鄉黨好事爲之也。」¹⁰⁵ 因此，對於此類儺壇祭儀的整理和規範，顯然也就成了徽州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明代中葉，徽州社會處於劇烈變動的時期，無論是商業發展、宗族制度還是民間習俗，均在重新調整和組合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士大夫的活動頗為活躍。譬如，在這方面，程敏政的建樹就相當不少。他所著的《新安文獻志》一書，「表章前哲，蕡集舊文，使吾鄉文獻之迹，不致湮沒，其功偉矣」。¹⁰⁶ 他所編修的《新安程氏統宗世譜》二十卷，合四十四支、入譜者逾萬人，共錄五十三代，爲程氏宗譜之巨著。¹⁰⁷ 對此，《新安許氏世譜》曾指出：「古今修譜之例有三變，始如道統體者，中如歐、蘇譜體者，至程篁墩，謂歐、蘇譜體，一圖一傳，不見統宗之義，乃變爲《漢書》年表、《唐書》相表體。」¹⁰⁸ 可見，在族譜編纂方面，程敏政亦有重要的影響。由此看來，作爲一部民間宗教科儀集成，《祈神奏格》署名作「程敏政原編」，無論其真偽如何，或許都頗可反映該書對於統合徽州民俗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¹⁰⁹

一般說來，禮是由民俗中提煉出來，又反過來規範民俗之變遷。《祈神奏

102 康熙《休寧縣志》，卷1，〈方輿・風俗〉，頁242-243。

103 乾隆《歙縣志》，卷1，〈輿地志・風土〉，頁127。

104 彭家桂等纂修，《婺源縣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卷4，〈疆域六〉，頁354。

105 乾隆《歙縣志》，卷1，〈輿地志・風土〉，頁128。

106 黃崇惺撰，《徽州府志辨證》，道光七年（1827）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45。

107 參見武新立編著，《明清稀見史籍敘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52。

108 轉引自趙華富，〈宋元時期徽州族譜研究〉，《兩驛集》（合肥：黃山書社，1999），頁166。

109 科大衛、劉志偉，〈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宗族發展的意識形態基礎〉一文曾指出：「明清時期的讀書人，一方面需要維護儒學源流的正統，另一方面亦因爲他們以治世爲己任，而需要考慮禮制的應用。……他們期望通過講學授徒，編制啓蒙課本和禮儀手冊來推廣儒家禮儀，改變時俗。」該文提出的見解頗多啓發，詳見《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格》既係刪訂增改民間「俚穢舊本」而來，顯然同樣是由徽州的民俗中提煉出來。由於《祈神奏格》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幾乎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故而使得徽州民間的禮俗有了一個完整的體系。隨着它的出現及其傳播，不僅使得徽州一府六縣的民俗更趨「一體化」，¹¹⁰而且，對於徽州民俗在異地的傳播，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明代中葉以後，隨着大批徽州人外出務工經商，徽州禮俗對於各地的影響更為顯著。僑寓各地的徽州移民，通過家祭、祠祭、墓祭、會館祭等，使得徽州的禮俗為世人所熟知——這就是長江中下游各地頗為流行的「徽禮」。

清代揚州、漢口等地都有「徽禮」的流行。民國《續修江都縣志》卷三十〈雜錄〉中指出：廣陵喪祭有「徽禮」和「揚禮」的區別，「揚州多寓公，久而占籍，遂為土人，而以徽人之來為最早。考其時代，當在有明中葉。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汪、程、江、洪諸姓，皆徽人流寓而占籍者也。故喪祭有『徽禮』、『揚禮』之殊，而食物中如『徽麵』、『徽餅』、『徽包』，至今猶以『徽』為名」。¹¹¹對此，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調》中就有「揚州好，家祭夾徽揚。鼓伐三通呼就位，燈持五色學跑方，亭設紙豬羊。」而孔慶鎔的《揚州竹枝詞》也寫道：「年來極盛徽、揚祭，殘臘喪門吊客多。鼓吹沸天真耐聽，《將軍令》與《捉天鵝》。」《將軍令》與《捉天鵝》，是指當時在江南各地鬧喪鬧材中頗為流行的徽調。清道光時人葉調元有《漢口竹枝詞》曰：

楚人做祭極平常，不及徽人禮貌莊。

高坐靈旁宣誄祝，只如平日讀文章。¹¹²

原詩自註曰：「祭，有徽祭、本地祭之別；徽祭，正立垂手，恪於執事；

110 我們在大批徽州文書抄本中，均看到與《祈神奏格》類似的內容。民國時期，婺源縣一度劃歸江西，但即使是行政隸屬發生了改變，也不過是將「徽州」改作「江西省」而已（如婺源縣浙源鄉嘉福里莘源上豐社、福慶社河汀坦文書《膳錄》，即是一例），民間祭儀的格式及內容仍然是一脈相承。關於徽州社會的「一體化」，鄭力民曾指出：南宋以後，徽州開始了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一體化」過程。這主要表現在——徽州地名及一府六縣格局的穩定不變，作為一方全史的《新安志》首次面世，以及汪華作為徽州地方神地位的確定不移。參見鄭力民，〈徽州社屋的諸側面——以歙南孝女會田野個案為例〉一文。

111 錢祥保等修，桂邦傑纂，《江都縣續志》，民國十五年（1926）刊本（臺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30，〈雜錄〉引陳去病，《五石脂》，兼採訪，頁1948。

112 《武漢竹枝詞》（漢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89。

本地祭，生員六人分坐靈旁，別無所事，惟輪流讀文而已。」另，民國《夏口縣志》卷二〈風土志·禮俗〉亦載：「治喪雜用浮屠、黃冠，有延禮賓行堂奠禮者，儀節大致疏簡。若仿行徽祭，則較為詳備。」¹¹³顯然，精密詳備的徽禮，使得僑寓異地的徽州人大大區別於其他各地的人群。

不僅是在繁華都市，在一些僻野鄉村，徽州人的禮俗也與土著有着顯著的差別。如上海附近的紫堤村之風俗：「四時節序與他處略同，惟新正月初一，鄰族即相過賀歲，不用柬帖，率以造門致意為禮。其登堂者，亦止一揖而別，客少或留視茶。本村惟平陽氏，凡故鄉親族以拜節至者，雖近在咫尺，必出小饌數碟，款酌片時，曰『三杯飲』，量高者倍之，約逾人、穀日乃止，自嘉隆時至今不改。其留宴遠至賓客親族，無三杯之例也。」¹¹⁴平陽氏也就是來自休甯的徽商汪氏。

六、結語

在本文的討論中，通過對明代和清代兩個不同版本的《祈神奏格》之比對，我們發現，除了個別字句的差別以外，數百年間民間信仰的科儀並未有大的改變。這除了說明科儀書可能具有使儀式程序規範化和固定化的趨勢之外，更重要的是，可能反映了植根於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言傳身教」的民間信仰，所具有的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的力量。

明清時期徽州社會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徽州商人的活動，一直備受學術界同行的關注。但以往的研究相對比較重視徽州土地文書、家族文書和徽州商人商業文書的利用，在研究上也偏重於對徽州人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的闡述。本文試圖從一個側面描述徽州人的精神生活，有意思的是，在《祈神奏格》中，我們不但看到了有關地方性神祇崇拜、歲時節慶、人生禮儀等方面的內容，而且更多地注意到了與農耕、林業、醫療等社會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儀式行為。特別是《祈神奏格》中有關徽州商人外出經商、合夥經營的種種儀式程序的記錄，提醒以後的研究者——有關宗教精神和宗教倫理與中國傳統商業行為的關係，應當還存在着相當寬廣的研究空間。

如前所述，明清時代在「無徽不成鎮」的長江中下游一帶，「徽禮」之盛行頗為引人矚目。關於此一現象出現的原因，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認為是活躍的徽州

113 侯祖余、夏寅東纂修，《夏口縣志》，民國九年（1920）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特藏部藏（殘存21卷附補遺，計10冊）。頁3上。

114 《紫堤村小志》，〈風俗〉，頁51。

商人之活動使然。通過本文的討論不難發現，《祈神奏格》一類文字化的科儀書之存在，也在這個過程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科儀書的規定根源於民間的習俗，但習俗文字化之後，就成了規範習俗的禮儀程式。這樣的過程不僅使徽州本地的信仰習俗具有「一體化」的趨勢，而且對「徽禮」隨着徽商活動在江南的逐步傳播，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作者：王振忠，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關鍵詞：祈神奏格、徽州、禮儀、信仰世界